



王族友，现居桐城，高级工程师，主业修桥铺路。

气象局老汪，移动公司老韩和我，本来互不相识，只因在同一时段交流到了太湖县，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，共同的处境迅速拉近了我们的距离，形成铁三角，喜乐相随，使得八小时以外的生活不再单调。

物以类聚人以群分，在人设上，我们都本分、低调、随和，与人为善，与世无争；我们都注重职业操守，永远把工作放在第一位，一丝不苟；我们又都洁身自好，喜欢简约简单的生活，最怕迎来送往。正是这些共同特质，加上



同在异乡，让我们抱团取暖，天天一下班，就自觉往一块儿聚拢，搭伙填饱肚子，顺便打发下班后寂寞的时光。

起初，我们围绕饭桌做文章，一般每人主持讲一段，想尽量拉长晚饭时间。由于杯中无酒，且又担心多食伤身，故只能每次草草收场，不见成效。后来尝试晚上打搅蛋，可要凑齐四个人谈何容易，不是他出差就是他有事，只能偶尔为之。最后，我们发现散步简单易行，人多人少随便，时间长短凭兴趣，既能打发时光又能强身健体。于是，风雨无阻，每天晚饭后我们就在街上兜圈溜达，一路天南地北，绕城走上一两圈，然后解散，各自回去睡觉，恰到好处。遇见熟人，我们总是嘻嘻哈哈：“我们在巡逻，太湖的治安状况如此良好，就是我们高强度巡逻的结果。每天，我们都义务巡逻，直到处处风平浪静我们才撤。”这话说多了，连我们自己都相信。传到领导耳朵里，领导很认可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。在一次全县大会上，主要领导强调干部队伍作风建设，要求干部自觉管好自己八小时以外，隆重推介了我们三个“夜巡”的做法，建议干部们迈开腿。会场上，我们相视一笑。

我们三个都是技术型干部。老

铁三角

王族友

汪的天气预测功夫了得，我们觉得他能够“管天管地管空气”。老韩是通讯保障方面的专家，那就应该“连天连地连空气”。我的工作修桥补路，只能“接城接乡接地气”。我和老韩都有保畅通的任务，刚好需要老汪提供技术支持，老汪也从没有让我们失望。好几次我们散步途中，感觉天气不对，老汪打开手机，看看雷达云图，说雨来了，半小时内准下雨。我们赶紧回转，果然一会儿就大雨倾盆。我们公路人最怕遭遇极端恶劣天气，一遇到台风洪涝或寒潮冰雪，就七处冒火，八处冒烟，苦不堪言。要是春运或重大节假日里摊上这样的鬼天气，那就更是雪上加霜。老韩那边也同样害怕极端天气。所以每当这时候，老汪的电话就被打到爆，暴雨量多大？台风什么时候来？冰雪延续几天？我们每天要问N次，老汪也答复N次，不厌其烦。通过老汪，我们提前掌握了极端天气信息，有了准备的提前量，应对就能有的放矢。这比那些《关于做好xxx防范的紧急通知》管用多了，灾害天气还没来，那些通知就铺天盖地，过度放大，仿佛天将塌下，弄得人心惶惶，不知所措；灾害天气结束了，警报又不及解除，让人还在提心吊胆。老汪这里就简单多了，该来的来，何时

来，从什么地方来，有多大影响；该走的走，什么时候走，能给我们说得清清楚楚。我和老韩一致推举老汪当铁三角的应急情况部部长，老汪笑而不语。

虽然得到了这么多帮持，我们还贪心不足，经常找些不着边际的话题，调侃老汪。遇节假日，就要他包保不下雨雪，他立马就查，如果天气好，他就推推眼镜，拍拍胸脯：“保证完成任务！”如果不行，他就一本正经地道歉，检讨自己功力不足，可能要辜负我们的希望，惹得我们大笑一场。有一回，吃饭时候打了声响雷，我们就咬定打雷这事应该归气象局管。他笑言可以管，问我们有什么需要帮助。我们就说工作中总会遇到一些无赖胡搅蛮缠，要求他把雷定向打往那些人身旁，也让他们害怕害怕，心生敬畏。他也笑了，说完全可以，把名单交给他，他转交雷神菩萨，让菩萨来惩恶扬善，扶正祛邪，一桌人笑得前仰后合。

在一起的那些日子，过得轻松、快乐而充实，忘记了身在异乡。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我们先后离开了太湖，但时空的距离并没有冲淡我们的友情，铁三角依然坚挺，我们还是找了不少机会，聚在一起，延续前缘，编织快乐。

兵团老伙伴

杨义传

西藏自驾游终于成行了，十二位旅伴，八男四女，平均年龄六十二岁。筹划期间，好多朋友都劝我们要服老，西藏的高海拔不是老年人能够承受的。我心里有数，十二人中年龄最大的八位年轻时都是兵团战士，他们能吃苦，懂技术，有阅历，更重要的是葆有兵团岁月养成的团队精神。

老陈开着他的四驱林肯越野从上海出发，在芜湖与另外两台车会合，沿着318国道，目的地珠穆朗玛峰大本营。

领队是卢镇民。在男人中，就数他个头最矮，也就一米六几吧。我和小卢相知相交近五十年。我俩是兵团马鞍山铸管厂的同事，他在一车间，我在三车间，都是浇杯工。后来我上了工农兵大学，毕业后回到工厂的职工大学教数学，小卢又成了我的学生。小卢是一个灵巧的人，画张机械图纸，算个微积分难题，规范而工整，上海人嘛，那种对技术的领悟是与生俱来的。

小卢也是热心肠的人。那年我调到市委讲师团工作，单位分配一套底楼的新住房。听说我家要砌围墙，他二话不说，带上两个伙伴，到窑厂拉砖头，砌围墙，铺地坪，茶水也没喝我家一口。我妻子说，你所有朋友中就数卢镇民和北京的小童最值得信赖。

小卢五十岁那年，因为工厂改制

而下岗。虽然小卢对改制的不公平之处颇有怨言，最后还是默默地打好行李回上海闯荡去了。五十岁的男人，面临养家糊口的压力，在陌生的上海滩重新打拼谈何容易。小卢创办了一个小型水电安装公司，和几位下岗的上海籍同事一道，承揽一些水电安装项目，焊接小区的铸铁篱笆，有什么活接什么活。一滴汗水一粒收获，小卢把儿子培养成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，在上海买了房，扎下了根。

同行者中有两位音乐系毕业的女老师，唐警官是单位著名的麦霸，苏医生的嗓子也是没得说，打开微信视频，大家比拼便是。唱着唱着，车队爬坡上行，快到二郎山隧道时，一辆别克商务抛锚了。

对讲机一吆喝，三车重新汇集一处。老陈出了驾驶室，脱掉身上的花格子夹克，打开后备箱，穿上一件工作服，套上袖套，提溜着全套修车工具，打开别克的前盖，正儿八经地修车了。

老陈大名陈明国，同行的女士都“明国哥”“明国哥”地喊着，他配得上这个称呼。老陈生性活泼，花格衬衫，花格鸭舌帽，斜挎花式小包包，再挂上一根旅行拐杖，一付典型的上海老克拉派头。他到哪儿哪儿热闹，经常把路边兜售旅游小商品的小妹逗得咯咯笑。

老陈的随性是岁月调制出的一杯鸡尾酒。同行中数他的人生经历最艰难，最坎坷。老陈十八岁时从上海下放到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华阳河农场。华阳河农场是著名的水稻产区，夏季双抢，冬季挑筑同马大提，干活使的是牛马的劲。老陈竟然一干八年，直到知识青年大返城才回到了上海。少小离家，老大回沪，顶替母亲进了水产商店工作。老陈头脑活络，为商店做成了好几笔舟山带鱼的生意，后来领导让他承包商店，他开始在市场中闯荡，再后来，转行做起机械配件和无缝钢管的贸易业务，风生水起。我问他，贸易如此难做，你是怎么支撑下来的。他的回答很简单，一个是诚信，一个是亲和力，站在对方的立场做生意，才能做得长久。

老陈两拨弄三拨弄，问题找出来了，原来是别克商务的发动机冷却水的塑料管道老化，接口处脱落，造成发动机拉缸，不是小问题，必须拉到4S点修理。好在我们出雅安不远，如果到了藏区趴窝，维修运输就很麻烦了。于是，从雅安调来事故抢险车，三车一道返回雅安。

到达雅安时，已是晚上十点。不愧是中国的雨城。暴雨如注，街道上飘忽着阵阵白烟。我从雨幕缝隙处，看到宾馆对面有一家大排档，灯光还



杨义传，上市公司前副总，现居安庆。

亮着。微信群里一吆喝，我和小卢、老陈冒雨出了门。老板娘的食材不多了，给我们切了一大盘猪头肉，赠送一瓶自酿的玉米烧酒。小卢不善饮，我和老陈对面相坐，就着雨声，一瓶烧酒，一盘猪头肉下了肚。从此，我和老陈都知道对方是喜欢吃猪头肉的。我每次到上海，都要和小卢、老陈聚一次，不论谁请客，老陈都会在自家旁边老店里买上一盒上好的猪头肉带来助兴。

小卢和老陈开着越野车，第二天到成都租赁了一台别克商务新车。我们十二行者重新启程，走泸定桥，爬海螺沟，去稻城，到布达拉宫，到林芝，到纳木错。当我们快要到达珠峰大本营时，一直阴沉的天空开始放晴，冰清玉洁的珠穆朗玛峰赫然在目。不一会儿，洛子、卓穷、马卡努等诸峰也突破白云的笼罩，展现美丽姿容。旁边兜售经幡的藏民说，你们今天真幸运，看到了四峰并立美景。